



散文

原载茶陵《南浦潮》

奶奶

刘这华

对岸渡口,有几个人正从堤上走下河滩来,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微笑着走在前头。夕阳洒在她的满头银发上,显得神采奕奕。

看到老人的那双眼睛,我想起了亲爱的奶奶。茶陵是我的家乡,也是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诞生地,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将军县。我出生和成长的小村沙溪就坐落此间。小村不大,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古老而神秘,千百年来的雨打风吹,都安详而平静。但这种静谧里,却有股坚强的力量,传给一代代人。奶奶大半辈子就生活于此,她传承着这份坚强,诠释着平凡人生的不平凡。

奶奶四姊妹金花、桂花、冬花和晚花被村里人称为“四朵金花”,奶奶在她的姊妹四个中排行最小,经媒人介绍,20岁左右与同村的小伙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二女。爷爷经常外出卖药,很少顾及家里的事,里里外外都是奶奶一手操持。爷爷性格怪异,时常带朋友来家里玩,一不顺心就打骂老婆,但为了孩子,为了家,她什么怨言都没有。

奶奶非常勤劳,八十年代时,为了想建个自己的房子,她时常借着深夜的月光用模板放土砖。在奶奶的坚持不懈之下,经过亲戚朋友的帮忙,房子终于在1983年建起来了。这座房子现在还在,坚固实用。当年条件差,生产力不发达,春耕期间,村人时常为灌溉农田而烦恼,偶有吵骂。在亲友及邻居的帮助下,奶奶以坚韧、刚强、睿智的处事方法,把家里的农田打理得井然有序,与四邻和睦相处,也时常处理些邻里的纠纷,邻居们对她很是信任。由于多年的操劳,奶奶的手背粗糙得像老松树皮,裂开了一道道口子,手掌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流水般的岁月,无情地在她那绛紫色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只有那双眼睛依旧那么炯炯有神,尽管眼角布满了密密的皱纹。

奶奶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尽管生活窘迫,但从没穿过孩子的教育。她用辛苦赚来的生产队劳动工分和家人节省下来的开支供孩子们读书。为了能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她经常起早贪黑忙碌着家务。每到学校开学之际,奶奶就会说:“钱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只管念书。”她的孩子们也懂事,儿子还考上了大学,在当时的农村,算是不小的轰动。人们只夸赞奶奶的儿子,谁也没注意到她在背后付出的艰辛。

奶奶是一个和蔼的人,短短的头,小小的眼睛,笑起来眼睛就像两个弯弯的月牙。记得我读小学时,早上去割鱼草时,经过奶奶家,她总会帮助我割草,怕我没完成任务被骂。晚上放学后,我常挑着水桶去奶奶家打水。奶奶家的水井很深,水质很好,冬暖夏凉,每次打水时都要在奶奶家拿打水桶。打水桶用一根绳子捆在水桶上,再系上一块小铁片使水桶能顺利下沉。每次打水,奶奶都跑来帮我,现在回想她帮我打水时的音容笑貌,仍然记忆犹新,和蔼可敬。犹记得奶奶牵着我的手,漫步在栀子花开的乡间小道上,听她给我讲故事,一遍又一遍,永远也听不厌。

现在,奶奶虽已年近七旬,但头发仍是乌黑的,眼睛有些浑浊,不再有年轻时的明亮。但每次见到奶奶的笑容,我都会无比开心。她还是一样关爱我,或许,在她眼中,我还是那个打水的孩子吧。再后来,我读完书,追溯着南下打工的浪潮去了广东。

每次回家过年,我都要询问奶奶的情况,到家后必然先去看望奶奶。岁月毫不留情地在奶奶的手上、脸上刻下了一道又一道皱纹,与奶奶说话时,她嘴角的纹路会陷得更深。奶奶的人生已值暮年,她们这代人,经历过战乱,体验过饥荒,有时候她聊到过去的事时,总有些感慨,但我看到的都是坚强。

奶奶就是这样的人,慈祥的脸上有无数沧桑的皱纹,但脸上总是露出慈祥的笑容。

(作者简介:刘这华,笔名稻草人,茶陵人,株洲市作协会员)

小说

原载醴陵《开卷有益》

遗言

杨蕾

村长突然倒地,躺在饭桌底下,一阵抽搐,紧抓女人的手,嘴里喊了两声:“纲!纲!”便永远闭上了双眼。

陶瓦村的人们听说这事,老榕树下站着黑压压的一片人,人人为之唏嘘。人们帮村长的儿子纲把村长隆重安葬了,就埋在陶瓦河边。

陶瓦河边多了一座坟,陶瓦村的人们也多了一份心事。大伙聚在一起,目光齐刷刷地拉远,望着那座坟莹一眼,再慢慢收回,投影一样放大到各自的脸,好像要在别人的脸上找到什么答案,都想开口说点什么或问什么,最终没人吭声,看着看着,就散了。

三天前,温州香料商开着几部加长车来到陶瓦村收购八角,价钱可喜。大伙手上了有钱,有人提议把建桥的集资款交了,村长负责收款文书负责记账。村长办事喜欢趁热打铁,因此也就爽快地同意了。

村长站在大榕树下的石桌上,兴奋地宣布:“今天收到集资款共23.77万元。村会计去成都参加儿子的婚礼,明天回到了我马上把钱交给他,由他拿到银行存进村委对公账号。有了这笔钱,再加上地方财政的扶持项目,大家放心,明年我们一定能告别渡船过河的历史!”大伙听了个个眉开眼笑。陶瓦村的田地大部分都在陶瓦河对岸,一艘机动船是主要交通工具,那种劳作的艰辛,只有陶瓦人自己知道。

可是,村会计没有按时回村,打个电话说难得出远门一趟,想逗留一段时日,去看看汶川地震遗址。

二十多万的建桥集资款还在村长的手里,不是在村长家里!陶瓦村的人心照不宣。

村长的儿子纲在南宁开出租车,喜赌,欠债几十万。陶瓦村的人心照不宣。

陶瓦村的人静默了几天,终于着急了。如果不抓紧时间弄清这笔款项现在搁在哪里,他们再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他们自发集合商议,最后决定委派村文书、村妇女主任代表村民上村长家询问款项的去向。

一个上午过去,两个代表回来了,一无所获。据说村长的女人当着他们的面,翻箱倒柜,摸枕头捏被角,连放在床角落的尿壶也不放过。文书考虑到村长平时的细心,为了安全起见,有可能已经先把手续存进自家的账号里了,便派陶瓦村小学校长拿着村长的银行卡到镇上银行查账,反复说没有任何进账的记录。

二十多万元的人民币,用农大牌饲料十斤装的袋子来装也装不完的,又不是一个芋头或一个红薯那么容易藏匿……村长的女人该不是有所隐瞒吧?有些人比比划划,胡乱猜疑着。

“前两天,纲一直在赌场,还抽好烟!”有人喊出这句话,就像一颗炸弹扔进人群里,炸开了。他们好像看到,纲烧的不是烟,而是他们的钱。几个汉子按捺不住了,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向村长家奔去。文书急忙伸手拦住:“大伙冷静点,村长尸骨未寒呢!”

“等他尸骨寒了,我的血汗钱可打水漂了!”有人蛮横地推了文书一把,愤愤地说。

村长的老母亲,手拄拐杖,站在家门口,微仰头颅,花白的头发被风扬起,神情透出一丝大义凛然之气。面带温色的汉子不断跟随着蜂拥而来的村民被镇住了,忽然停住了脚步。老太太看着眼前一张张震憾的面孔,顿了顿嗓音,说:“本来,我想等会计回来再说,看来等不及了。我儿子怎样我老太婆心里清楚,我会给大伙一个交代的!”

“媳妇,你告诉大伙,他临走前都说了什么?”老太太的身子微微抖索着,但很快镇定了。

“他没说什么,只喊纲……”村长女人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扑啦啦地滚落。

“文书,你到我屋里搬出床底下的那口缸,给大伙看看吧!”老太太淡定地吩咐。

当文书抱着沉甸甸的一口瓦缸来到大伙的跟前,打开,满满的一缸人民币红灿灿地,映得大伙的脸一阵阵潮热,原本还在七嘴八舌交头接耳的村民都静了下来,一下子鸦雀无声。

老太太抑制不住了,老泪纵横,哽咽着说:“收了大伙的钱,我儿子没再离开家半步。晚上来我屋里坐到天明,嘴上说守着妈,实是守着这口缸。临走了,挂念的还是这口缸啊!”

那几条汉子“扑通”一声,双膝跪下,给老太磕了几个响头。人群里,一片啜泣声。

回忆录

原载《今日云龙》

我的大屋湾的邻居们

晏伯承

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好,胜过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家邻里间的那些事,却还常常萦绕在心头,成为抹不去的记忆。

我的老家在湘中一个叫大屋湾的地方。说是个大屋湾,实际上只有两栋呈一字型排列的土坯房。这些房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队部为支持建设电焊条、汽车配件等国营企业搬迁的住户而兴建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安置房。由于当时经济困难,条件有限,加上赶工期,房子的基脚打得浅,筑墙用的三合土没有充分拌熟拌匀,夯实度也不够,墙体仅用几根竹篾片作钢筋。这种房子的质量可想而知。还没等墙体干透定型,大队干部就催着住户搬进去。那时老百姓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两栋房子住了二十来户。我家分了头栋靠东头的两间正屋,一间杂屋。

这里的二十几户人家,有十来个姓氏。来自方圆十里。搬来前,虽然有的只有过一面之交,有的素不相识,但同居一屋檐下相处几年后,彼此间成为知根知底、知心知面、互不设防、相互照应的好邻居。

回想起当年邻里间的那些事,至今还难以忘怀。

邻居家的美食让人心动。大屋湾就是一个美食场,尽管当时生活清苦,日子过得紧巴巴,但邻居们总是想着法子,过点嘴瘾。邻居三婶热情好客,为人大方,喜欢晾晒黄瓜皮、红薯片之类的小吃。尤其是她做的山楂糕带酸中带甜,甜中带辣,入口后辣在嘴里,甜在心里,回味无穷。每年深秋时节,三婶总要亲手做的山楂糕把东家送一点,西家送一点。邻居汤大娘会炸油货,炸出来的酥肉脆皮金黄透亮,看了都让人流口水。过小年后,她会将她炸好的酥油脆把挨家挨户送一点,还有桂嫂、漆婶等在吃的方面都有一手。她们也常常将自己做的油炸豆腐、卜豆角、酸辣椒等得意之作,分送给大家,让邻里们共享。

邻居们的那些“抱团”而居互相帮衬的事让人心热。大屋湾就是一个大家庭。邻里间互帮互助亲如一家。变天了,哪家的被褥被子晒在外面冒收,不用吩咐,会有人帮忙收好;天黑了,哪家的鸡鸭还冒进笼,不用着急,会有人及时提醒;哪家办红白喜事,人手不够,不用操心,会有人帮忙张罗。说起邻里互助,有件事至今回想起来让人特别暖心。邻居九叔小时候出过“天花”,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脸上有不少的洞洞眼,俗称“麻子”。一天,附近学校的几个丫头子追着九叔的屁股后面喊着叫着:“麻子麻粒粒,树上结板栗,板栗不开花,麻子就是他”。一边喊着叫着,一边做出鬼脸。九叔气得打也不是,骂也不是,一脸胀得通红。邻居们见状赶紧上前,麦跑了这群丫头子,并找到学校老师,让这些丫头子在班上写了检讨,罚了站。学校班主任老师还代表学生给九叔陪了不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

邻居家的那起悲剧让人心碎。大屋湾就是一个大闹场。这里有喜剧,亦有悲剧,那是1962年春季的一天,大屋湾发生了一起令所有邻居都痛心疾首的事。邻居花嫂四十岁还不到,她男人得“水肿病”去世多年,留下两个女儿,大的十五岁,小的十三岁。花嫂住在二栋西头。这天深夜,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伴随着瓢泼大雨,一股山榨水像匹脱缰的野马,从花嫂屋后的山坡上呼啸而下。顷刻间,花嫂的几间住房全部冲垮。虽经邻居们奋力抢救,但可怜的花嫂一家三口却无一幸免,全部遇难。出殡那天,三副棺材一起抬出,白发人送黑发人,邻居们哭成一团。那场面至今让人心碎。那以后的,每年的清明节,邻居们都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花嫂的坟前,烧上几柱香,祭奠花嫂母女的亡灵。

邻里情的渐行渐远让人心忧。大屋湾就是一个大闹场,演绎着邻里情,诠释着真善美,传递着正能量。随着时光的流逝,昔日的大屋湾早已淹没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大屋湾的那些老邻居早已各奔东西,大家告别了旧日的土坯房,住上了高楼大厦,住进了封闭小区。生活条件是大大改善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许多邻居说是邻居不像邻居,相见不相识,知面不知心,人与人之间真情在消退,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多了些虚伪与铜臭味。再现当年那种纯原生态的“邻里味”已是一种奢望。都说失去的往往是宝贵的。想到这,一股从没有过的失落感悄然袭上心头。



随笔

薄荷凉夏

杨暖

上午一直没有出门,太阳实在太烤,午后邻居们聚在门前的大杨树下纳凉,有人摇着扇子,有人顶着湿毛巾。

在城里生活太久,对这些黏黏的冷热,季节的变迁,不会有太强烈的感受,因此也无法构建时节中的秩序感,我们慢慢被大自然孤立于万物生长之外,高处不胜寒,越活越孤独。是时候回归山野了,回到自然,回到那些生养我们的村落里去,过一过真正正正的正季,冬天或夏天。

暮春时晒了一些薄荷,金银花,这时节派上了用场。我取一些薄荷泡水喝,一杯温绿的水抵完,肺腑与喉咙里有凉丝丝的东西升起,还有淡淡的草香。

春天里,我在别家的园子里分别遇到三种不同的薄荷品种,便各挖一丛种到我家小园里。村里人家善待我,大概都知晓我喜好摆弄这些花草草,就说挖吧挖吧,这东西长得快。

没过多久,小园的薄荷长势太旺,四处蔓延,还不采摘就老了。我只好拿一把镰刀像割青草一样,把它们老去的茎叶,统统割去,然后再发嫩叶。看着一大堆割下来,毫无用处的薄荷,真是暴殄天物啊。

过了些时日,在村后的桥头散步,无意中我发现婶家的地头边长了一种什么草,植株、叶片和园里的薄荷很是相似。正巧婶在地里铲草,她说就是薄荷,原先河坝里长得到处都是,可以做菜吃,现在少了。

就这么着,我的小园里又多了一种薄荷。以前我收集香草品种时,就从书中知晓乡间有一种野薄荷,香气烈,性子又泼,只无缘得见。没曾想得来全不费功夫。由此,越发感谢这个豫南乡下的小村庄,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天然植被生长的原始风貌,再加上村里的人们的多有灌园种菜栽花的习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淳朴恬静的生活方式,无形中也让左右着周围植物们的繁衍生息。

野薄荷种到小园里,和其他三种薄荷种到一起。在春日萌芽、争夺疆土的大战中,绿薄荷与胡椒薄荷争先后恐后,很快抢占了松软肥沃的地块,野薄荷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至今,野薄荷的长势一直式微,不甚如意,叫我好生纳闷,这姐野外练就的泼辣性子哪去了?难不成,野薄荷见了家薄荷,就性情大变,收敛得服服帖帖!

再看那三种已经驯化的家薄荷,它们早已厮混在一起,摘取时,只能通过叶片来区分。大椭圆叶的,是胡椒薄荷,又凉又冲,摘一片含在口中,我能说赛过绿韵的丁香糖,凉气缭绕口舌之间,禁不住直打寒颤呢。

另一种薄荷,我至今不能确认它的品种。此种薄荷生紫梗,尖椭圆形的大叶子,叶片表面密生着细细的茸毛,且柔软呈黛绿色。小园里,它的长势最为旺盛,可香气偏淡,总叫我想起留兰薄荷香型的牙膏。

家里经常采摘的薄荷品种,是绿薄荷,又称香薄荷,是很经典的薄荷品种。在老家的方言里,这种薄荷被我们称为十香,十香薄荷,它几乎是豫南乡下最普及的香草植物吧,有浓郁的辛香,嫩叶随吃随掐,掐完会再生发。通常,作为夏季蔬菜凉拌的调料,如凉拌黄瓜、蒜凉面,风味独特,又带着点清甜柔韧的余味。

这阵子天热,胃口就变差了。凉拌的菜蔬,好入口些,拍黄瓜,拌凉粉,现摘现做,装盘时撒一把十香叶,碧绿,有清凉的香气。村里人还爱吃一种蒜面菜,其中的卤汁就是以蒜片搭配十香叶,捣成泥状,加入盐、醋、香麻油,提味解暑,风味独特,很民间乡土的一种食法。有一本家哥哥工作后定居广州,夏日里想食一碗蒜面条,有蒜片,有挂面,然十香叶却无处可摘,且南方人不食生蒜,家里人对这种食法完全没有兴趣,本家哥哥只得长叹一声,与蒜面条绝缘了。

其实,对于十香这种薄荷的食用,可以追溯至更早。早在《诗经》的年代,它称为“萝草”,萝草薰风,植物的芳泽浸润着人们礼祭上苍祖先的古风。那是五千多年前,黄淮流域的繁荣时期,人们临水而居,依山依水依河岸,原野的植物,水里的游鱼,森林里的鸟兽,交织成古华夏繁衍生息的最初源头。

如今的萝草,走进乡土人家的小院,成为有着民间风味和特殊记忆的十香菜。数千年的繁衍进化,清凉的香气,不改初衷。没有沧桑,没有遗忘,它在我们的村庄静静生长,仅仅属于夏日薄荷的一抹清凉。

(作者单位:广州市体育东横街110号101室《特区公报》文艺部)